



温文稳问 =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没人疼

■一段乱七八糟的生活 ■一次
若有若无的恋爱 ■一些没心没肺
的朋友 ■一生不能自拔的牵挂

Nobody Cares Me

© 温文稳问 2005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没人疼/温文稳问著. — 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
2005.7

(青春爱情坊)

ISBN 7-5313-2933-6

I. 没… II. 温… III. 长篇小说 — 中国 —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69263 号

没人疼

责任编辑 朱立红

责任校对 潘晓春

封面绘画 一 清

装帧设计 马寄萍

出版发行 春风文艺出版社

社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

<http://www.chinachunfeng.net>

联系电话 024-23284385

传真 024-23284393

购书热线 024-23284402

印刷 辽宁印刷集团新华印刷厂

幅面尺寸 140mm×215mm

字数 140 千字

印张 6 插页 2

印数 1—60 000 册

版次 2005 年 8 月第 1 版

印次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 15.00 元

1 邂逅

“瘦了，我都瘦了。”老大对着镜子龇牙咧嘴，一边伤感地捏捏自己的脸蛋子。

刘学和老疙瘩正趴在窗户上，远眺校门外一排酒楼饭店的霓虹灯，刘学目露凶光，“谁说朱门酒肉臭啊，我不嫌臭，现在谁要给我 50 个羊肉串，我就是他的人！”

“贱！”老疙瘩吐了口唾沫，“要是我，开价至少 80 串！”

我有气无力地站起来，同时吩咐赵赤峰，“你先用酒精炉烧一锅开水，我到隔壁去，说下面条儿就缺俩鸡蛋——回来咱们煮鸡蛋吃！”

赵赤峰摇头，“这招儿都用几次了？隔壁现在看鸡蛋看得比老母鸡还紧呢。”

寝室门咣当一下被踢开，一个肉滚滚的大脑袋晃了进来，“我代表校党委来看望大家，都死绝了吗？还有没有喘气儿的？”

“华哥来了!”“这回好了，我们有希望了!”一屋子人都欣喜地迎上去。

华哥叫李伟华，是大三的前辈，本来我们想尊称他“伟哥”，他很敏感地谢绝了。华哥兴致好的时候，常给弟兄们讲述学校的野史秘闻及各届师长的风流韵事，号称我们东大的荷马。

“多长时间没下馆子啦，嘴里快淡出鸟来!”刘学从华哥兜里摸出盒烟，自己点上一支，扔给我一支。

“弟兄们都馋坏了，嗷嗷待哺啊，哥哥你看……”

华哥的脸色马上严肃起来，“我提一个问题，你们谁还有钱? 哎?”

房间里顿时死一般地沉寂，我们都羞愧地低下头。半晌老疙瘩脖子一梗，“你们看我干啥，我就剩下 300 块钱——隔壁张宽要请客都借他了。”

“唔? 这太不正常了! 张宽让疯狗咬了?”华哥的瞳孔忽然收缩。

“正常——这小子高中的俩女生来了。张宽他瘦驴拉硬屎，说卖血也要搞好接待工作，把我的 NIKE 也穿走了，就是没说请我作陪，哪怕客气客气也……”

“靠，这么有价值的信息——就是视而不见!”华哥激动起来，“你们信息工程都教什么了，真是恨铁不成钢! 人家不请，我们不会自己去吗，难道我们就这么傲慢吗?!”

弟兄们都是悟性很高的，当时就兴奋起来了，“华哥，您的意思是，我们找上门去，再装作不期而遇……”

“呵呵，换个文学点儿的说法，这就叫邂逅！”

哥儿几个冲出寝室，呼啸而下。沿途受惊的各个房间纷纷探出脑袋，“出什么大事儿啦？”

“没事儿，没事儿，9点的飞机，肯定能赶上航班！”大家乐滋滋地回答。

张宽没说在哪儿请客，这难不倒我们，我们当机立断分成两组，华哥、老大、刘学一组，我和赵赤峰、老疙瘩一组，出校门分东西两个方向严密排查。

20分钟后，我收到刘学报捷的短信，非常简洁，“托福居，5包房，菜硬，貌美！”

我们扑到托福居的包房，老大和刘学正帮着张宽点菜。张宽尽量表现得很惊喜，对应邀出席和硬要出席的客人致欢迎词。鼓掌时我斜眼看去，两位女生还真有几分姿色。

酒过三巡以后，弟兄们开始露出原形。“鱼，我所欲者也！”老大夹了一筷子干烧鲢鱼放在嘴里，果然碰上了那位文学女青年崇拜的目光。老疙瘩与另一位女青年很谈得来，两人从交换对三好街盗版软件的心得体会开始，顺便交换了彼此的电话、邮箱、QQ号……这俩小子光顾着自己撒欢儿，完全忽视了闷头灌酒的张宽，一张脸已经变成了酱茄子色儿。

华哥是善解人意的，吃过主食以后就张罗大家走，“不

能再打扰了，你们老同学多聊聊，我们撤，我们撤！”

半个钟头以后，大家正坐在寝室里心满意足地剔牙，张宽跌跌撞撞地闯进门，明显是喝高了。张宽的眼光从我们的脸上一掠过，每个人都感到了一丝寒意。

“我恨你们！”张宽从胸腔里迸出一声怒吼。华哥和我赶紧过来陪着笑打圆场，指着老大和老疙瘩，“过分啦，你们俩确实有点过分啦。”

“没一个好东西！”张宽转向老疙瘩，“钱，我会还你的，五百年后我连本带利都还你！我还不上，还有我儿子……”

老疙瘩大惊失色，此时张宽已经完全失控，盯上了华哥，“老不正经的，花花肠子最多……在自己地盘混不下去了，跑这里装什么大瓣儿蒜！”

华哥细皮嫩肉的老脸上难得地泛起一阵酡红，勉强自我解嘲，“冲动是魔鬼，冲动是魔鬼！”

张宽呜呜咽咽地哭开了，“我，我暗恋了整整三年哪，就是没有机会……”

“这里面你爱上哪个啦？”大家问。

“两个我都喜欢……”

见势不妙，我连忙递了一个眼色给华哥，“华哥，要不咱们出去遛遛？小弟有点事儿正想请教。”

在张宽不断的咒骂声中，华哥和我蹑出寝室，离开宿舍楼百米开外方才放缓了脚步。

校园里大雪覆盖，一片洁白。华哥和我默默无语，走过冶金馆，走过采矿馆。夜里小北风一刮还真挺冷，我忙把羽绒服的两个帽子翘系紧了。“有护翼耶，给你更多的保护！”华哥没话找话。

我满腹心事，没搭理他。两个人顺着自强路，默默地走到“东大红人”铜像底下。这里号称东大的BBS，大理石底座光滑如镜，从建成之日起，就被涂满了民间创作的各色流言、抒情诗和污言秽语，学生处和校工多次联合清剿均无法将其扑灭。某天有位高人在此富有启发性地留下一段帖子：“谁能告诉我，东大最性感的美妞是谁，最犯贱的傻狗又是谁？”后面是一溜跟帖，用各种笔迹给出了答案，而且名单还有无限延长的趋势。最下面是一行白粉笔字，“胡涂乱写——可耻！”

我在台阶上站定了，低着头，吐出一句话：“华哥，我想我有可能是恋爱了。”

华哥眉头一皱，翻了我两眼，“美女？”

“也不算漂亮，不过，肯定不丑。”

“才女？”

“不是那种小精灵似的，看样子倒不笨。”

华哥盯着我，“王小旗，你确定自己是动了真格儿了？”

“这个，”我合计了一会儿，“反正在班里我第一次见到这女孩，就像挨了雷劈似的，心脏马上绞痛，胃也开始疼。

当时我就想，王小旗，你完蛋了，这就是你一直梦寐以求的终身伴侣啊。”

“还有，”我不好意思地压低声音，“我经常会梦见她，而且，梦还是有颜色的。”

“黄色？”华哥当即想到邪道上去。

“不是不是，我是说我做其他梦都是黑白的，有她的梦却都是五彩缤纷的……”

“够了，”华哥面无表情地打断我，“你跟我来。”

两个人一前一后，走进逸夫楼最东边的阶梯教室。华哥指着后排一张桌子，“大一的时候我就用这张桌子。”

我定睛一看，桌子的右上角深深地刻了一个“早”字，笔画粗胖，倒是华哥的真迹。我不禁肃然起敬，“您这是向鲁迅先生……”

“不！”华哥仿佛陷入沉思，“当初我也曾喜欢上一个女孩，犹犹豫豫地下手晚了，以致成了我终生的遗憾，我这是警示自己，泡妞也须趁早！”

“华哥！”我们的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。

走出逸夫楼的时候，华哥回过头问我，“那女孩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李蓝，李是李清照的李，蓝是蓝色生死恋的蓝！”

2 调研

老疙瘩很早就超越了人机对话的阶段，直接进入人机对骂的最高境界。凡是他觉得用 C# 语言跟电脑说不明白的时候，一连串儿恶毒的咒骂劈头盖脸就倾泻过去。

“你个熊蛋！娘西皮！妈拉个巴子！王八羔子！SHIT！怎么又是 BUG！”

有时候急眼了老疙瘩还动手，拳脚交加的，光键盘就摔零碎好几回，也成了耗材了。

刘学凑过去，“老疙瘩，积点口德吧，小心你那机子真有了智能，哪天漏电电死你！”计算机专业的臭毛病多，包括主机机箱总是特意裸露着，各色插板线头让人看着就头皮发麻。

我们这个寝室人员构成贼拉复杂，五兄弟闻道有先后，术业有专攻。老疙瘩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，赵赤峰学政治，刘学是法律，老大和我是新闻学。在我们寝室搞几天调研，回去就能写一篇《东大社会各阶级分析》……因为出了个新贵郭某——九州数码的总裁，加上老贵刘某某和东硬集团，东大学挨踢的都牛上了天，好像东大光只是他们的母校，对我们就是继母！

还有人编笑话刺激我们，说领导在大会上讲话，“这次

活动全校师生都很努力，上至信息学院，下至文法学院……”，靠，下至都出来了，还“秋分”呢，身在理工院校不幸学的却是文法，这种矮了八辈儿的痛苦，外人很难理解。

东大有十几个学院，名字改来改去，其实都还是老瓢子。像材冶学院、机械工程学院，现在是过气了，好歹人家历史上曾红过。像工商管、外院，都和文法差不多德性，没有过去，更没有未来，现在就是东大的第三世界。说是发展中国家，可没人相信你还能有什么发展，我们自己都不信。

华哥在外语学院，他的专业就有点黑色幽默了——外贸俄语，基本上濒临灭绝。华哥这样解释他的选择，一是他外祖母的父亲可能是白俄贵族，他身上流着八分之一的俄罗斯血统。二是他多少有点大舌头，极其适合俄语的发音特点。

华哥真是义薄云天！这几日痔疮犯了，流了很多血，还不忘关心我的个人问题。华哥忍着剧痛，一拐一拐地领我到学生处大花名册上过筛子，终于查出来一个李蓝高中的同班同学。这小子是体育特招生，肌肉发达满脸粉刺，喝着我买的啤酒还一脸的不耐烦，“李蓝，有点印象，挺白净的，她父母可能都是搞艺术的。那姑娘挺老实，那时我们都没怎么注意她。”

据粉刺说，当时班里稍有姿色的女生都有主儿了，还有被外班拐跑的，像李蓝这样剩下的还真不多。

靠！这帮人都是什么眼光啊。

“没谈过恋爱，这就比较麻烦！”华哥帮我作分析，“少女情怀总是诗嘛，通常说少女情窦初开，潜意识里对未来男友总有一个预先设定的框框，如果遇到一个人恰好大部分能进到这个框里，那成功率就非常之高了。现在，李蓝没谈过恋爱，参考不出她喜欢的是哪种类型，要猛男还是要才子？要忧郁的还是要阳光的？没办法按方抓药了，不过搞浪漫点儿总不会出错吧。”

一边说着，华哥满腹狐疑地瞧了瞧我，“你小子不会也是这个这个初涉爱河吧？”

“什么话！”我斩钉截铁地驳回，“兄弟从前的情感生活，那还是颇为凌乱的！”

其实我是在吹牛。尽管我发育得还算早，曾偷偷喜欢过历任女同桌，可惜都是叶公好龙。高二的时候，眉来眼去大半年，才冒死给班上的文艺委员写了封情书，文中使用了大量排比和对仗。不料这小蹄子忒狠毒，竟给贴到学校的阅报栏里，还用红笔修改了错别字，对精彩段落作了批注。本来感觉她对我也有点儿意思，事实证明那完全是幻觉。

此事成为母校年度头条娱乐新闻，轰动一时。与之并列入选的是，某女和某男感情破裂，本来无可厚非。可某男万不该当众将某女手织的围巾退还，某女感觉受辱，在众女生的支持下将某男馈赠的一串风铃高悬于男厕所门上，并附简短文字说明。

这以后我一蹶不振，直到踏入东大，仍然保持着小男孩的纯真无邪。最初，我怕受经历丰富的同学歧视，后来发现东大有很多人仍然是一张白纸，尤其学理工的，开窍儿都晚。

赵赤峰比我还纯洁，说话都不带脏字。一次赵赤峰右手中指烫伤，校医用白纱布给缠上了。这位仁兄逢人便展示伤情，高高竖起中指，挨了N多臭骂了才算明白怎么回事。

还是华哥点拨我，要注意团结李蓝身边的女孩子，多少人搞对象的时候忽视了争取丈母娘小姨子，最后都追悔莫及。我划了个范围，把重点放在李蓝同寝室的姐妹上。

献媚是有学问的，在食堂排队碰上当然要躬身请姐妹们先，在超市结账碰上尽量顺手代付。要讲究巧妙、隐蔽，比如姐妹们做了个新发型，直接说真好看那就俗了，表示惊讶即可……马屁上没有手掌的痕迹，而我已拍过！

还要能脱口而出俏皮话，老子庄子海子樱桃小丸子都得熟悉。我注意把握的原则是：态度殷勤而不失身份，赞美真诚而适度夸张，展示才华而绝不卖弄。

反正只要李蓝不在场我就很放松，态度也从容了，思维也跳跃了，举止也潇洒了。只求姐妹们对我有一句半句好评能传到李蓝的耳朵里，为将来打下一个扎实的基础。

对身边的哥儿们，我表现得就比较赤裸裸，一般直接说“我们家李蓝以后多照顾点儿啊”，或者念叨“蓝妹这两天好像又瘦了”。我的打法是先把舆论造出去，就好像老虎在自己

的领地周围撒上尿，对其他人的觊觎之心起到一个预防作用。

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，应该说收效不大，问题不少。李蓝好像还是毫无知觉，平时在班里既不多看我一眼也不少看我一眼。看来是信息传播通道出现了问题，没能送达有效受众，也就不可能有反馈。

哥儿们的反应倒正常，顶多说一句，“你神经病啊！”可怕的是，李蓝的姐妹看我的眼神有点不对了，尤其唐美，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总对我瞄来瞄去的，没准现在我提出约会她都能答应。看来我的表演是有点过了，赶紧得往回收。

华哥说，“王小旗，你现在的司马昭之心，是行人和过往车辆都知道了，就是当事人不知道！”

我咬着牙发狠，“走着瞧！将来，我有了儿子，名字一定叫王青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这都不懂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嘛！”

3 佳作

人要是走运真是挡都挡不住。你快走两步，就追上运气了；你慢走两步，运气就追上你了；你走得不紧不慢吧，一扭头，运气正和你并肩而行！

活该兄弟我要露一下这张俊脸。那天的大课本来我是逃的，赶上寝室停电，就想去教室散散心也好。进门后吓了一跳，系主任也在。老爷子正讲到新闻专业最要紧的就是笔杆子。“多读不如多写，学校就是要创造更多的实战机会，锻炼同学们的实际动笔能力。”

“下面我们就开始新闻系的首届现场写作比赛，本次大赛东硬集团慷慨赞助了5000元人民币，就叫阿尔法杯，”老爷子有点得意，“呵呵，这次军事演习，事先我谁也没告诉！”

题目发下来了，《生活》和《东大，我要对您说》，两个任选其一。题目够老套的，但还是有很大的发挥空间。比较之下，前者显得没那么恶心，我开始认真构思，一扭头，老大在座位上显得很激动，呼哧呼哧直喘粗气。老大什么都好，就是名利心太重。

我先在草纸上大致勾画出提纲，我准备直接从网络时代给生活带来的巨变谈起，再倒叙对比今昔生活的变迁，最后引出对生活真谛的思考。等基本做到心中有数之后，正式开始在卷子上创作。

天有不测风云，我刚刚提笔写了一个道劲有力的“网”字，小腹突感一阵绞痛，而且感觉还在继续向下延伸。坏了，肯定是昨天刘学搞的生黄瓜蘸酱吃多了，不应该啊，虽然没洗可我都在袖子上擦啦。我试图坚持完成作品，可身体实在不允许，有现场直播的可能。

短暂地权衡利弊之后，我果断地交了卷子，以刘翔的速度冲进男厕所，时间刚刚好，接下来的过程就很享受了。

下午回到寝室，老大显得踌躇满志，说他已经做好了获奖的心理准备，他选的题目当然是《东大，我要对您说》，“抒情很真挚、很深沉！”

10天之后，公布大赛结果，我，竟然荣获冠军，并获奖金1000元！

老大落选，破口大骂评委“有眼无珠，草菅人命”。等到卷子和评语一起公布出来，老大不吱声了，连我都傻了。评语说，“该文虽然只短短一个字，意蕴深远，思想深刻，精炼传神，视角独特，一个网字，既能表达出网络已成为一些青年人生活的全部，又可理解为面对复杂的现实、情感生活，犹如重重罗网，要自强不息，寻找出路……如此等等，几乎可以涵盖生活的每个层面！”

“高山流水，知音难觅啊！”我一时惊喜交集，转向老大，“看来你拍马屁的功夫还是不到家，马屁要拍好，不单需要激情，更需要技巧！”

几天来我都沉浸在喜悦中，下午，突然接到刘学短信，“青鸟酒吧，薄酒祝贺！”

都是自家兄弟，太客气了吧。我兴冲冲赶到南门外的青鸟酒吧，这两个字通常我们都读作青鸟（diǎo），招待贵宾才敢进这儿来。兄弟们早来了，赵赤峰是一小瓶科罗娜，其他

每人一杯龙舌兰，这酒贼冲，号称墨西哥二锅头。

老大笑吟吟地拿过一个盒子，“拆开，拆开看看！”没想到还有惊喜，我打开盒子一看，是一双安踏的跑步鞋，尽管样子贼土，但我还刚好用得上。

“难得兄弟们费心了！”我心头一热，突然看到赵赤峰的眼光有点躲闪，顿时升起了一个不祥的预感。顺着赵赤峰的目光往下瞧，这几个损贼每人脚上都是一双安踏跑步鞋，崭新的！

“难道，莫非，你们竟然……”

刘学过来，大力拍了拍我的肩膀，“对，奖金已经发下来了，我们已经替你领了，哥儿几个跑了一中午给你选的礼物，我们顺便每人蹭了一双，这也是为了今后寝室集体活动可以统一着装，树立形象！”

“这群畜生啊！”我痛心疾首，太反常了，这回东大的办公效率怎么高起来了，“这钱来得容易吗？看上去就一个字，可背后有多少智力消耗你们懂吗？这钱我本来是要捐给失学儿童的，没想到叫你们这群土鳖给祸害了！”

刘学还不乐意了，“别学张宽那么小肚鸡肠啊，告诉你，这些酒可是兄弟们自己集资的。再说了，本来还给你剩了四百多呢，替你捐了不就完了！”

我倒！

不管怎么说，这次成功让我深受鼓舞，认定自己属于另

类思维，创作上也应该另辟蹊径。

本次阶段考试，作文题目是写人状物叙事均可，限定800字以上。我一看时间反正也不够用了，当即故伎重演。

我写的是物，就是老疙瘩那台破收音机。我用50字描写了收音机的外观，接着就打开了收音机。

“里面发出一连串的咝咝、嗡嗡、吱吱、噼噼、啪啪声，然后是一阵地心岩浆涌动喷发的爆裂声，最后有了断续的男女莫辨的人声：

“……在巴格达……桥附近，日本籍男……人质……手持AK47……与穆斯林长老会商讨……绑架了……多名蒙面武装分子……日本国外交……晚召开新闻发布……录影带……要求……该组织……48小时内必须……处死人质！……斩首！……日本政……乐于见到……努力……劫持和爆炸……拒绝……人质安全释放……和其他解救措施……

“……收音机又坚持吱嘎一阵之后，再次归于死寂，人质的命运如何我们也就无从知晓了！”

这则新闻是我在课桌上的旧报纸里随机摘抄的，大量的标点符号被我用来充抵字数。时间紧迫，顾不上人质的死活和对原文造成的重大曲解。完稿后一数，不多不少818个字，大吉大利！

可能是慑于我一字千金的光环，这篇文章仍被作为范文之一在系里展示，稍觉遗憾的是老师不肯再写评语。